

师恩与反哺:人生的双重幸运

——读肖复兴散文集《亲爱的老师》

黄桂元
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我们喧嚣纷杂的生活中,往往只有在“教师节”这个被设定的日子,有关“老师”的记忆才被触发,被唤醒,被赋予某种外在的仪式感,而成为媒体聚焦的亮点、社会关注的对象。作家肖复兴不是这样。在他的内心深处,浓浓的师恩,不仅从未被时光冲淡,还会伴随岁月延伸而越发浓稠绵长。

肖复兴自谓很幸运,在读小学和中学的十四载,遇到过的好老师如此之多,“即使已经步入晚年,他们的目光,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”,感念越深,越不敢轻易动笔。直至2026年春,经半个多世纪的沉淀,《亲爱的老师》终于面世。书名朴实无华,童真荡漾,一经出版,即登上了商报2026年5月好书单。我为之慨叹,也羡慕肖复兴笔下的那些老师,在默默奉献的教学生涯中,能与这样一位有心、有情、有义,且尊师、敬师、懂师的出色学生相遇,并被写入书中,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幸运。

在本书序言中,肖复兴首次提出“亚环境”概念,颇有创意:“一个孩子的成长,离不开大环境、亚环境和小环境。大环境指社会,小环境指家庭,亚环境指学校。在亚环境里,老师至关重要,是衔接小环境和大环境中间的链环。”用人类学的视角看,教育的本质,亦可被称为个体生命孕育的“痕迹学”,这与“亚环境”的旨归异曲同工,都是为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传递薪火,赋予动能。

《亲爱的老师》不属于寻常的忆旧

炎炎夏日,去西湖赏荷,是绝佳避暑雅事。

千顷荷花,荷叶层叠绵延,一望无垠。荷花或盛放舒张,或含苞欲放。薄如蝉翼的花瓣,素净清雅,不染尘埃。微风拂,碧叶轻摇,叶面上残留的晨露顺势滑落,“嗒”的一声,坠入湖中,漾开圈圈涟漪,游人不由吟诵: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

一池娇艳荷花,一首千古绝唱,游人恍若穿越八百多年前的那个清晨:当年杨万里与林子方借宿净慈寺,彼时林子方即将赴福州任知州,二人相伴辞别,从净慈寺到西湖北山,途经满池飘香的荷荡,杨万里触景生情,写下流传至今的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。

事实上,历代文人对西湖荷花咏叹的诗词数不胜数。秦观的“十里荷花菡萏初,我公所至有西湖”,道尽西湖荷塘初见的清新;柳永的“有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,勾勒出西湖家喻户晓的荷塘盛景;宋祁的“荷花深处方舟行,棹触荷珠碎又成”,定格泛舟赏荷的灵动瞬间;文同的“红苞绿叶共低昂,满眼寒波映碧光”,描摹花叶临水摇曳的清雅……遍地荷塘,

文字,亦非普通的少儿文学读本。肖复兴笔下的老师群像,历史投影中的个体生命写真,五味杂陈,有如碑林,令人敬慕。全书运用叙事笔法,呈现了三十七位老师不同的命运切片,他们不是匆匆过客,在作者不同的人生时段,都起到某种开蒙、点醒和引路作用。书中的散文多为“碎片式”呈现,互为印证,珠串衔接,构成了生动传神的人物谱系。对于作者,在漫长岁月里,即使物是人非,风云流散,天各一方,那种师恩与反哺互融的灵魂契合,依然持续着天长地久的悠悠心念。

有“现代教育学之父”称誉的德国人赫尔巴特,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,属于途径、手段和方式范畴,而教育则追求更高的精神自洽、道德完善和公民素质。同是德国人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,则对教育的本质赋予诗性内核: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这意味着,好的老师,不会将教育的意义范畴仅限制在课堂。据我所知,作者一向视孙犁先生为文学导师,年年写出感念文章,已坚持数十载,师承之脉,诚心可鉴。

老师的教育成果通常很难立竿见影,一蹴而就,往往需要在若干年后方显成效。判定老师的存在价值,重要的不是其“教了多少”,而是“真正留下了什么”。教育不仅是系统性的知识灌输,更应给学生留下传递价值观的持久“印记”。

肖复兴笔下的年代,师生关系简单而纯粹,不存在现实功利的丝丝缕

各有风姿,西湖荷花因文人笔墨浸润,所以格外美丽动人。

荷花入诗,多寄情山水闲情,可乱世之中,荷花也承载着诗人难以释怀的家国悲慨。杨万里三十多首咏荷诗中,大多是快乐清新的,但也有沉郁悲凉之作,《感兴》便是其一。“荷花正闹莲蓬嫩,月下松醪且满斟。”诗句看似寄情自然的闲适之趣,实则藏着他身处乱世之中的忧国愁思:山河破碎,收复故土遥遥无期,他只得借酒浇愁。

西湖的荷花,还载有忠臣风骨。曲院风荷在苏堤之右,靠北山之路,是“西湖十景”之一。在曲院风荷北边不远处,便是岳飞的长眠之地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,一身清雅傲骨。岳飞身陷奸佞漩涡,依旧坚守精忠报国的赤心。荷花的风骨与忠臣的气节相依相守,让西湖荷花多了一层厚重的历史底色。

难怪清代诗人袁枚在《谒岳王墓》中对西湖风光有如此感慨:“江山也要伟人扶,神化丹青即画图。赖有岳于双少保,人间始觉重西湖。”原来,曲院风荷,开着一池芳华,守住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。

缕,有时仅是灵光一闪,却与学生成长相伴一生。《九十岁的生日礼物》中的师生缘,不是童话,却胜过童话。文中主角王瑗东老师,时年二十四岁,她的班里有五十七名刚刚升入初中的学生,除夕前,她冒着严寒,骑车逐一进行家访,还自掏腰包买了五十七张精心挑选的贺年卡,邮寄到每个同学家中。十二岁小男生李守圣收到的贺年卡,上面印着一幅《帮助小同学》的年画,当时李守圣全家五口人挤在九平方米的小屋,家境贫寒,贺卡配上这幅年画,暖意尽在其中。这只是一纸薄薄的贺年卡,其收藏价值与名贵的古瓷或祖传的名画没有可比性,却被李守圣珍藏了整整六十六个春秋。他后来考取了“哈军工”,事业有成,六十六年后,早已退休的李守圣看望九十周岁的王老师,生日礼物,正是这张满是岁月斑痕的贺年卡,其文献价值,实难估量。

人的一生,从懵懂孩童,到风华青年,磕磕碰碰中,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老师,如一束束微光映亮最初的人生旅程。在《亲爱的老师》中,有朝夕相伴的在校园丁,有匆匆几面的代课老师,亦有未曾谋面的“隐形”师者,都在为学生成长助力,抵御青春的浮躁,守住良知的底线,完善日后的人生蓝图。对于善思敏感且具捕捉能力的学生,那些遥远、飘移的细碎往事,不会因时过境迁而随风散去,而是将记忆涟漪内聚成静水深流,以实录方式传递给无数读者。我想,这也正是《亲爱的老师》的价值与魅力之所在。

星期文库

趣谈“虫族”之二

翩翩蝴蝶何曾梦觉

李伟元

战国哲学家庄子在其著作《齐物论》里,曾以自己做梦化为蝴蝶作喻:“昔者庄周梦为胡蝶,栩栩然胡蝶也,自喻适志与!不知周也。俄然觉,则遽遽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,胡蝶之梦为周与?”数千年来,“庄周梦蝶”这一典故常被用来形容超然物外的心境,或是虚幻迷离的梦境,李商隐那句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,更是将这份哲思融入了诗意之中。而蝴蝶自在飞舞的形象,也与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所倡导的无拘无束有着深层的精神契合。

蝴蝶原本写作“胡蝶”,《本草纲目》认为,“胡”指的是蝴蝶的“须”,即它的头上两根细长的触角:“蝶美于须,蛾美于眉。故又名蝴蝶,俗谓须为胡也。”但也有观点认为,“胡”用来形容蝴蝶相对于身体显得格外阔大的翅膀,《广雅》载:“胡,大也。”虽然蜜蜂和蝴蝶都有采食花蜜的习性,诗文中经常将它们并称,但二者的形象仍然有区别。蜜蜂奔波劳碌,酿成的蜂蜜被人肆意取走,正是“为谁辛苦为谁甜”,而蝴蝶就显得轻松多了。辛弃疾在词中感慨:“蜂儿辛苦多官府,蝴蝶花间自在飞。”不过,可能因为蝴蝶不像蜜蜂有巢可居,又没有蜇刺保护自己,古人又把它们想象成贪图享乐、好景不长的象征,黄庭坚有诗云:“蝴蝶双飞,得意偶然。毕命网罗,群蚁争收。坠翼策勋,归去南柯。”

蝴蝶和蛾都属于鳞翅目昆虫,具有完全变态的特性,一生要经历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四个阶段,令它们在古人心目中显得较为神奇,仿佛“无中生有”变化而来。《酉阳杂俎》讲述:“秀才顾非熊少时,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,旋化为蝶。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:百合花合之,泥其隙,经宿化为大蝴蝶。”其实,这很可能是旧衣服、百合花上有蝶蛹栖息的缘故。

“化蝶”在古代传奇中进一步被赋予了凄美的意蕴,这一意象最早见于《搜神记》收录的韩凭故事。相传战国时期,宋康王见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貌美,将她强夺入宫,囚禁韩凭。后来韩凭自杀,何氏得知后,暗中把自己的衣服腐蚀得脆弱不堪。一次,她陪宋康王登上青陵台,趁其不备纵身跳下。旁人急忙伸手去拉,却只扯下片片碎裂的衣衫——那些碎片落地瞬间,竟化作了翩翩飞舞的蝴蝶。宋代《癸辛杂识前集》还记载了一则类似的故事,称有个叫杨明之的人客死异地,次日,他的妻子江氏发现身边有一只大蝴蝶徘徊不去,“盖明之未能割恋于少妻稚子,故化蝶以归尔”。后来,“化蝶”意象融入梁山伯与祝英台传奇中,为这个爱情悲剧增添了无限诗意。



●雅舍谈艺

挑山工

厚圃

人到半山路更陡,
船到中流浪更急。